六藝之一錄

六三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一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一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諸家古法帖

長睿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　此卷尤荒卒可笑不惟卷首諸家畧無據依其後諸家錯謬尤甚秦時未有楷而以為程邈宋儋開元時人而不知為唐隋

法帖文帝書也不列首卷帝王之次投老二帖不辨
為率更敬祖二帖不知為大令其他如晚寒一帖移
屋二帖其不能識别又不足言矣惟智果係隋僧懷
素係唐僧不宜列於名臣之次章草蜀志兩帖無可
主名當以古法帖目之耳

蒼頡書　蒼頡黄帝史也帖目當稱黄帝史蒼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蒼頡通
於神明仰觀奎文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

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今此書字雖不可識按其書法風力短淺全乏古意乃與後世小篆無異並非古文故秦淮海亦有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書旨述云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絶其跡無得而稱以此而言其偽决矣

夏禹書　大禹書傳於世者惟衡嶽岣嶁峯七十二字筆法奇古多不可識然鑒者尚有字奇而不合法語

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之疑令此十二字全與岣嶁不相似又余嘗得大禹開山幣乃大禹佩之治水者面四字羃二字亦不可識然筆法横絶揚之可以上天折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令此書又與開山幣不相似其偽不疑　右二書亦間有一二字可識者然既是偽作非必盡有原本不過以意塗畫漫作數十字分别部居以此為某書某書耳雖可識者亦不足據也

魯司寇仲尼書　秦淮海云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丹陽季子墓上字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葢後人依放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孔子書況依放為之者與　此僞書者竊取延陵季子碑於十字中節取五字又於前後妄增七字共十二字以為是孔

子書按延陵碑字長徑尺篆法敦古李陽氷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則此碑即非孔子亦斷不是漢以後人作今此十二字筆力短弱比于延陵碑相懸倍萬又其所存延陵碑五字形貌雖同精神迥絶遽欲以罔千古識者之耳目吾誰欺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内有吳君子之五字與延陵碑同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明皇命殷仲容摸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

帖刻於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延陵碑則可謂延陵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為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史籀書　張懷瓘書斷云史籀周宣王時為史官善書師摸蒼頡古文損而益之或同或異謂之篆亦曰史書帖目當稱周史官史籀書　長睿云史籀書傳世者岐陽石鼓耳令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

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也　樓鑰攻媿集云黃祕書謂李斯十八字乃李陽氷篆王密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此史籀書即此碑額中字也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氷最愛碧落碑故用之州裴德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小耳豈祕書未考此碑之額耶

緜或作楊施作剔顧汝和云碧落碑有唐五十三禩唐字正與此同王著蔡京輩皆未考此碑耳

秦丞相李斯書　李斯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妙
大篆始省改之以為小篆著蒼頡七篇帖目是　長
睿云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乃李陽氷
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
碑畧云鶩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期月而
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為鄒魯使父子長
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
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葢未甞見此碑

耳

秦程邈書　書斷云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員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用其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帖目當稱秦御史程邈書

秦淮海云程邈始作隸字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書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長睿云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此

帖乃書老子法本章語米云與章帝一手玩其筆法
稍有正骨徵與章帝不同
宋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
尚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秘書省校書郎帖目
當稱唐秘書省校書郎宋儋書　長睿云宋儋唐明
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大勢王著録此書不
知乃唐士意以為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
儋有嵩山主峰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黃

山谷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東坡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按宋儋書醜力雖微覺短淺然一正一偏清思迴迴具有魏晉風韻唐人觚稜斬截習氣盡行打碎殆亦當時矯然絕俗之士也長睿譏其但作側戾殊失大勢依聲附口吾所未許　且伹當是且絕作紀非作作尤非晞景大觀作晞京誤竟欲大觀竟字闕末一鈎蓋避宋諱不得當是不復一一筆駛直

帶下故有似得耳顧作不得具亦誤

衛夫人書　張懷瓘書斷云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

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右軍少嘗

師之卒年七十八帖目當稱衛夫人書　東坡云此

書近庸妄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米芾書史云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

帖一卷乃冑曹祭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又有李氏

衛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

趙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僞好物　長睿云衛夫人帖葢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此與師帖尤疎繆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敇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敇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

逮邇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攷之其偽不疑東坡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從舍為偽未中其病益自二王以來謚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

真偽也顧汝和云春秋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是也長睿未之考耳　按此帖雖是偽作然出自李懷琳手猶有魏晉遺法不比偽程邈書規模樸拙了乏生態也又衛夫人本晉人而云詣晉尚書館書無端稱晉益可知此帖之非晉人書矣

古法帖　此帖疑是子敬書以首尾無獻之字遂失主名耳壽春富陽亦會稽近地也　以小勝當是似小勝帶上筆駛遂省一折耳施繹是顧作以非元子當

是兄子作允作元皆非

隋朝法帖大觀無朝字　此當是隋高祖文帝書開皇元年二月文帝始代周稱皇帝十二月即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象二十年十一月又禁毀佛天尊及神象盖文帝自初及晚深信佛老故其與僧慧則書尊崇切至如此淳化概目以為隋朝法帖蓋未深考耳　淳化首卷為歷代帝王書此帖應序入首卷唐太宗書之上　長睿云帖中敬字闕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

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為偽帖非也

隋僧智果書　書斷云智果會稽人居永興寺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墨池璅録云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　黄長睿云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梁武帝下當有勅袁昂三字此云梁武帝評書誤矣按梁武自有書評自鍾繇至薄紹之凡三十二人其勅袁昂評者自右軍至李斯凡二十五人又答啟有鍾繇蕭思話薄紹之三人共二

十八人智果此書乃兼采兩家語目為梁武與目為袁昂所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為得也長睿豈未之深考耶　梁武帝評書凡三十二人此帖存者王僧虔王子敬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吳施王羲之蔡邕程曠平蕭思話李鎮東范懷約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鍾會張伯英鍾繇凡一十九人袁昂評書共二十八人此帖存者王子敬羊欣阮研王儀同殷鈞徐淮南陶隱居曹喜王右軍蔡邕皇象鍾會崔子玉邯鄲

淳師宜官梁鵠張伯英衛恒索靖鍾繇蕭思話薄紹
之凡二十二人中間同者一十二人彼此俱無者柳
産桓玄程邈三人重見者曹喜一人則於袁昂評所
存僅十八人耳各人評語皆主梁武而參錯袁昂益
知長睿前鑒之誤　王僧虔書梁武作如王謝家子
弟無揚州二字末云皆有一種風流氣骨此但作風
氣袁評闕王子敬書梁武評有絶衆超羣無人可擬入
字此帖無之皆悉充悅此帖皆下無悉字袁評作河

洛間少年雖皆充悅此作河朔皆上無雖字羊欣書與
梁武評同惟以如作似表評作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
其位此以如作似以為作作又無大家雖處其位六字
阮研書品下多次字排斥作排突表評品次下有叢悴
二字此帖無之王儀同書梁武評闕表評同殷鈞書梁
武評闕表作鈞此作均高麗使人此無使字甚有意氣
此作乃不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此作而姿顏自足精
味徐淮南書梁武評同但此以殊不寒乞作然不寒乞

袁評作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陶隱居書梁武評闕
惟狀下有雖字袁評形狀作形容峭快作駿快吴施書梁
武評作施此作拖梁武評作一往見此無見字袁評闕
柳産梁武袁評皆闕曹喜書梁武評闕袁評同此惟以
道人作道士王右軍書梁武評同此惟以雄逸作雄
强袁評作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
種風氣此全異蔡邕書梁武評同袁評末句無如力
二字大觀作一爽字程曠平書梁武評如鴻鵠高飛

此無高飛二字弄翅頡頏此多布置二字又如輕雲忽散乍見白日此作初雲之見白日表評闕蕭思話書梁武評同表評闕李鎮東書梁武評同惟芙蓉下少之字文彩下少如字表評闕桓玄書兩評皆闕氾懷約書梁武評真書有力而草行無功此以力誤作分而草行三字但作草書二字表評闕皇象書武評闕表作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此作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李巖之溥紹之書武評皆同表評孔李皆闕溥

紹之全興秦獄吏程邈扶風曹喜兩評皆闕鍾司徒書武有書有十二意外奇妙此十二下多種字奇妙作巧妙末有絶倫多奇四字袁評巧妙作殊妙絶倫多奇作實亦多奇崔子玉書武評闕袁評同此以一枝為單枝末少有絶望之意五字邯鄲淳書武評闕袁評同師宜官書武袁評同惟以袁鵬羽作鵬翔翩翩下多而字梁鵠書武評闕袁評作如太祖忘寝觀之喪目此全興張伯英書兩評皆同惟武評作漢武袁

作漢武帝此但作武帝衛恒書武評闕衣評作插花美女此作揷花舞女衣評舞笑鏡臺此作援鏡笑春鏡字避宋諱少末一鉤大觀全索静書武衣評同静當作靖靖静古通用鍾繇書武評同此以雲鵠作雲鶴過下増耶字衣評作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餘同武評　黄山谷云鍾繇書有十二意外巧妙

按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與山谷所稱不同又梁武評書論鍾會

有十二意外奇妙表昂評亦爾則知所謂十二意外奇妙者乃謂會非謂繇也　長睿云此書字法局促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馮班鈍吟雜録云長睿疑智果書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按此書字法古勁行楷草章無法不具為得魏晉遺意信非智果不能惟行間忽縱筆作大字號子母體者雖名變化實落習氣所謂僧氣未除者正謂此爾學者不知從而效之便入惡道不可不

戒　自宋齊以來書法大壞謬體百出惟陳僧智永

隋僧智果墨守前規不失魏晉遺意二王後得書法

正脈者惟此二僧耳而永師淵雅風格更出果上

自首至尾書分五節大觀作一節第四節獄吏程邈

志其名一作忠一作志當是摹誤未可據又程邈曹

喜兩條梁武表昂皆無此當是書者以意增入與前

後又別一體

何氏書　長睿云何氏書者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

非也米以二帖為歐陽率更書良是　淳化以此兩
帖列於古法帖之次目為何氏書葢不能定其名氏
也惟米老目以為率更書余研玩之次恍見率更運
筆益信米老精鑒米老辨閣帖真偽不差豪髮恨王
著當年少此識力遂開後人多少訾毀　兩帖信率
更得意書淳化所收率更諸帖此當為長　大觀帖
恒字闕末一畫玄字闕末一點竟字闕末一鉤皆避
宋諱荣即策字鍾太傅宣示帖再世荣名亦如此不

矛頓爾當是不勞頓爾勞草書作矛此筆駛稍省耳
顧作身非屯當是他右軍佳果帖惟以他為事他字
正如此陳作地非忘當是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
竟字俱如此顧以為疑未是　第二帖故當邪爾宜
作取或作所亦通切忽歸文義當是切思歸書法則
似忽字葢縁筆駛中間兩筆轉處稍輕耳三月三字
與王珣末冬帖首字同正是三字非邑非足

蔡琰書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蔡邕女興平中

亂沒於南匈奴曹操贖之帖目當稱後漢蔡琰書

山谷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米云同章帝一手偽書米鑒是　漢祚衰當是漢祚衰或作祀非

古法帖　敬祖鄱陽兩帖皆王子敬書重見第十卷此乃目為古法帖不謂侍書草率乃爾豈于此目為古法帖後知其為子敬書乃復改正故重見耶　長睿云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

書按子敬與敬祖為再從叔伯父敬祖以元帝時為撫軍參軍早卒子敬卒於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康帝建元二年上距元帝之世尚二十一年敬祖又早卒非同時人無疑長睿鑒最是然此書絕神駿且見唐摹斷知非偽或當時有此一帖而子敬書之耳　敬祖帖嚴使幺聞吾家鬱岡帖刻此帖乃唐人所摸作嚴使君按文義當以唐模為正

長睿云孤不度德以下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

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脈相接誤置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長睿以蜀志三帖為右軍書自魏晉來古法未漓能為章草者多矣右軍父子索靖蕭子雲皆得伯英不傳之妙此必魏晉名手所書既不得主名不

須强為排突目為古法帖正當爾　長睿云大觀以
刋紹為弱下另作一帖標唐張旭書不知何據　十
卷大令帖孫權一段當在此二段後　孤不帖俟義
史作信義顧汝和以為俟即古仲字未詳楷術史作
智術此書法作楷顧作措亦可疑君謂顧誤作若中
當是計一誤作此　亮曰帖究內當是亮曰章草曰
字正如此劉施誤作白表紹當是表紹章草有似表
耳顧作表非不可元當是不可與章草與字正如此

或作久非

僧懷素書　懷素字藏眞零陵人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性嗜酒一日九醉時人呼為醉僧帖目當稱唐僧懷素書　米云同章帝偽按懷素書雖狂縱然極清剛此書有其狂縱無其清剛與下張顛書筆法正合大段侍書摹搨閣帖多失肥濁不得古人眞面目耳鑒者推許太過目為古茂皆過論也醉僧此帖蓋亦摹搨失真耳宜其

來米老之疑也

張旭書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世呼張顛仕為常州尉帖目當稱唐常州尉張旭書　二帖大觀作一帖標目作隋僧智永書智永陳人非隋僧也　前帖晚伋劉作後顧作復皆可通

古法帖　元章云移屋足下二帖並羊欣書末有欣白二字　長睿云移屋意適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

邕家所蓄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為逸少則過矣　梁武評中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婢之婢為重臺老米書學中散故世有重臺之目帖末注曰二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信非重臺不能鑒也　微援裏地絳帖平云援與園同按本帖下有空園字正作園則此援字當如顧釋欄者為是亙步廊當是直步廊顧誤作宜本

帖下有彌宜字正作亾空園帖正作空園顧誤作恐
園彌宜下大觀接重複七字然後以移三間屋九字
并耳字終之於文義為順又移三間屋九字差小僅
及前後之半當是於行間添注摹勒時誤以入行又
不詳文義故兩行互易耳　第二帖既了當是既即
顧作有非亾暑當是忘暑劉顧作惡暑非慰對者
少當是慰對者卿少顧作告令少可疑下便有令字
筆法正不如此垂了當是垂了言吾今年病垂了始

小差也或作垂耳非大小之久劉顧俱作大小會使可疑當是大小令床疾言我幸垂了小差而家下大小令皆床疾我惟惛忽移日耳每〻當是每每施作每日未是古帖中凡帶上作黑點者皆是重字不是日也玄昌之問可與音當是玄昌之問可與音介言玄昌書問可與音介致之也劉作玄哥哥問可足介亦未是勿〻當是勿勿劉誤作忽忽既了〻當是既即與帖首同劉顧作既與可疑宜人當是宜人劉誤

作直帖末行當如米作欣白或作須得亦可疑大
抵此帖摹勒多誤不能遽定是否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六

晉王羲之書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尚書郎正之孫淮南太
守曠之子也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歷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帖目當稱東
晉光祿大夫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

適得書帖　此帖米老目為偽作黄長睿亦云然姜白石言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若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反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未有連綿不斷者至顛素始專用此法魏晉時未之有也此帖字相連屬如筆不停綴者然既乏頓挫兼帶俗韻黄長睿以為筆無晉韻乃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乃不刋之

論也　中字草法作中帖作中多一折不合中冷顧釋作中治按右軍帖有中冷無賴語則此正當是中冷中冷甚怯〻猶言中冷無賴也怯〻劉作快快顧作憒憒皆通都不知足下來一言以中冷靜眠不知足下到門甚無意也顧釋作來一非觀其筆勢亦是門不是一　此帖不論字非右軍即其詞句亦只是後來流俗語長睿駁之良是

知欲東帖　知欲東帖與上適得書同是一手偽作後

面差涼奉對汝不等帖皆同雖筆較清拔要之皆僞作也　謝〻顧釋作謝欲按筆法下半多一折定非欲字劉何釋作吳或近之〻何當是云何或誤作之何

差涼帖　與上二帖一手僞作

奉對帖　此帖九字中有兩以字劉顧釋上作比下作以按兩以字筆法同皆當是比山谷鑒是　比草法當作以然右軍皆書作以與以字同故劉顧遂分為

二　又以字篆作乙與巳字同故右軍多用以為巳

蘭亭序以為陳迹是也此等處右軍帖最多本卷昬

取以畢心以馳於彼皆用以為巳

汝不帖　此亦偽作米於前奉對下注巳上四帖偽豈

以此一帖為真耶秕糠眯目雖老米亦復不免何也

前之當是前云舊釋皆作與

奄至帖　長睿云自適得書至馳悚耳中間諸帖除穆

松中秋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

按適得書等帖長睿以為偽作信是此奄至帖筆力
清挺風神照映為似右軍書但比之右軍清駛有餘
淳古不足耳長睿目為近世不工書偽作恐是過論
日月如馳帖　此與上奄至帖長睿以為差似右軍是
也米於此帖下注以上三帖真則竟以汝不可言帖
亦目為真過矣　穆杉張彥遠二王帖録作松當是
王謝子弟小字右軍帖中往往有之省法酸感法顧
釋作疏於文義安而書則是諸或由疾書筆誤　右

軍草書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故為古今絶品十七帖是其烜赫有名之書曾有一字怒張否以此稱量右軍凡筆勢怒張者皆非也王侍書摸右軍帖乃以此等怒張之書為右軍首選豈以此為右軍絶奇書耶其無識一至於此

靈柩垂至帖　此帖筆頗清挺與上奄至日月兩帖畧同然時見怒張態當是偽書中之清謹者面狀雖移神氣自一不可為其瞞過也　考異云日月如馳靈

柩垂至淳化帖張彦逺帖録所載皆為兩帖大觀合為一帖竊謂更當合下慈顔幽翳垂三十年慈顔以母故越行耳與後伏想嫂安和正同

慈顔幽翳帖　此比上靈柩帖筆法正同首行猶謹嚴後則怒張之至脚手盡怒矣其偽不疑　自奄忽至此禍至此皆一手書非直一手并是一時初猶專謹漸以怒張至慈顔幽翳則益縱絶矣然自是當時好手所書故米老猶以奄至日月二帖為真與上適得

書等帖佳惡故不類吾向稱此四帖爲李北海所臨大是有合

省別旦夕兩帖　此二帖在十七帖中烜赫有名之書也長睿皆列在僞中未曉米於旦夕帖下注以上三帖真則并以慈顏幽翳爲真矣亦誤　省別帖以唐摹十七帖對校至字海字宣字桓字摹搨皆有失筆其餘字形雖同神觀迥絕故知閣帖去真益遠　州將桓公桓宣武溫也穆帝時溫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辟謝奕為安西司馬故云無奕外任也無奕謝奕字仁祖謝尚字桓温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故云仁祖日往也　旦夕帖使呂諸本皆全泉本少一折竟似欲字合字誤也

姨安和帖　此亦僞帖米老鑒是　此與前日月如馳帖同是一事此言姨病前言姨背棄也此當在日月如馳前　松上下松即穆松古人于字或單稱或兩稱惟意所適右軍於郗曇或稱重熙或稱熙正同此

於謝萬或稱萬或稱阿萬則更稱名且於名上加一
阿字尤見親厚無間之意自至猶小差至施作慰按
筆法當是至然文義當是慰言婕疾至篤得小差為
慰也益緣行筆太速故有似至耳得涼漸和顧作利
施作和當以和為正言得涼乃漸和耳益亦行筆速
故

諸從帖　脩載王耆之世將第三子歷荆州刺史帖云
脩載在遠音問不數當是其在荆州時也司州王胡

之字脩齡朝廷欲綏緝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故云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也　此帖唐摹本失州疾篤一行十一字

此諸賢帖　遠以異多小患以當是頃言遠此刻與諸賢異多小患也劉顧作須未是遠人名右軍有得遠嘉興書等帖但未詳何人耳疾篤不得數為歎篤為歎三字俱有失筆當由摸搨有誤為一作可　米以

此上兩帖為真黃伯思俱目為差近逸少論太過

宰相安和帖　元章云偽　長睿云或云此帖乃郗愔書宰相者簡文帝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是書愔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此書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啖豆鼠帖　此與上宰相安和同皆是偽作　豆或作宣非

旃罽胡桃帖　此載十七帖藥是二字原帖傍注故差

小淳化摸入行中者失之　知足下乃當是得言戎鹽為服食要藥知足下已得之也帖正作得泉本摹作謂誤也　方回郗愔字史稱其棲心絶穀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帖云頃服食方回近之吾此志知我者希是也

秋中帖　米以此上三帖為真則亦以前噉豆鼠帖為真矣葢誤　胛廣韻古狎切背上兩髆間也後漢張宗傳中矛貫胛劉作脾風誤

又不能帖　此下二帖與前姨安和宰相安和等帖同
米目為僞是也　旦字二字旦顧作熙按草法當作
旦令作旦當是傳摹之誤学當是存字孫過庭書譜
謂必存録存字祖此劉次莊作孝陳去非作學皆非
熙謂重熙郄鑒子曇字右軍妻弟也卷後有兩重熙
帖亦但稱熙熙存亡正爾復何於求之言熙於理不
當亡或緣内好故故云當求之内事末云前塗顧一
一誨之以悟其心蓋是重熙将假節下邳時語　顧

云帖中二政字當作正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也按顧說最是近人不解此義多以求正為政或以孔語解之曰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為郢政斧政愈遠愈訛可為一笑也

疾不退帖　此亦偽作與上又不能帖同出一手　顧云此帖語重十卷但十卷以損亦二字合作處字又少一云字本帖此豈常三字旁各加一點當是謂此

三字重上句十卷常旁無點下作憂憂餘皆同 飢
色可可飢當是肌劉顧作飢誤 一作疎非當如劉
顧作竦
七兒一女三帖 此下三帖皆載十七帖中並真 晉
書羲之傳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
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徽之歷官黄門侍
郎操之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之歷官中書令
贈侍中光禄大夫晉書所載惟此五人而不及肅之

涣之按世說新語注載王氏譜云肅之為羲之第四子操之為羲之第六子中興書云徽之為羲之第五子惟涣之僅見於蘭亭志為羲之之子而不詳其行次然叅考以紀當在第三竊為之列其序曰玄之凝之涣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若夏儀王謝世家以肅之為操之之弟則未知所據矣一女嫁為南陽劉暢妻生子瑾歷官尚書太常卿大令乞假表云臣姊劉氏在餘杭當暫過省者是也

省足下帖　此當是與益州刺史周撫書晉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鎮蜀右軍十七帖中多言蜀事皆是與撫書此亦在十七帖中故知同為與撫無疑也　當告卿求迈張作近顧作進施作迎當以施為正言可得果當告卿迎我為少人足故也十七帖迈字比淳化多一折淳化乃傳摸誤耳汶即岷字

譙周帖　十七帖以嚴君平下分作兩帖淳化合之又

唐人摹本譙周帖中令字下有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十字閣本失

夫人平康帖　元章云以上二帖偽長睿云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按此二帖與第十卷大令鄱陽極熱等帖行楷雖不同筆法自一右軍自會稽還後多不自書往往出代書人手此二帖正當爾然風力遒厚雅有正骨與一切偽書不同闕行復面㝎當是眞筆駛偶省耳或釋作異非

蔡家賓至帖　與上夫人平康帖同出一手　按此後散勢帖小佳帖奉告帖鯉魚帖月半帖近得書帖昨書帖一日一起帖侍中書帖敬豫帖倶當出代書人手惟虞休一帖則與前日月如馳等帖同又是一手所作

足下散勢帖　復以忉怛顧作悒怛或作胡怛按晉哀帝郎君委瘵帖請以灼怛與此正同灼怛當是晉時語作悒怛近是胡怛則大非矣以漸消之當是以漸

消之言得散力疾患當以漸消之也作息非　散勢以下七行當是一帖上問人疾末乃自道文既一貫書法并一舊以末三行另分一帖誤劉分復以悒怛二行更為一帖尤誤

昨得熙帖　此卷重熙凡有三帖前熙存亡正爾復於何求之後適重熙如此皆道重熙事按史郗曇以四十二歲卒後帖正重熙假節鎮下邳時語此帖乃始知其患氣前帖則其垂死時書也蓋三帖正倒置

知足下連不快帖　此亦當是與重熙書同上帖葢一
時事米老以為智永書臆決無據
小佳帖　此與前衰老等帖筆法正同特稍縱耳然有
正骨與宰相安和等帖不類亦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奉告帖　夂之悲酸劉顧俱作見之或作兄亦通
鯉魚帖　大觀以義之白三字連上帖送此以下另為
一帖又南唐刻本繫下遣鄉里人往一行之後與淳
化大觀異　敬字闕波避宋諱

月半哀忤帖　米老注此帖下云已上二帖真按鯉魚帖與上奉告帖筆法正同米既以鯉魚帖為真則亦當以奉告為真乃獨目奉告為僞吾所未喻又此三帖前奉告鯉魚兩帖筆韻充裕與前夫人平康等帖同月半哀忤帖雖筆勢稍縱而神韻自一皆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哀忤當是哀忤舊作哀悼未是懸耿至之〻不欠當是懸耿至勿勿白不具劉作至具顧不既誤再拜諸本皆作再〻惟泉本多一折作再〻

遺鄉里人往帖　一行當別為一帖大觀得之淳化適行盡耳劉顧俱連下行成為一帖殆未細審耳　口〻〻也顧作言一作具皆非當是一一言遺鄉里人口道一一耳

行成帖　東坡云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山谷云王羲之餞行帖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元章云是月也下偽帖　長睿云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戍旅比從是月下云有

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當是後人集逸少書寫此序而亡其首尾故語不綴屬耳先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以是月也以下為偽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未嘗考賈曾文也　以從按賈曾文當是比從劉顧俱作以從非叔當是殷慶歷帖闕波故山谷誤作列載陰唐文粹作戒陰時文粹作賦　此帖筆力緩弱且通體氣脈不貫定是集書長睿以為集右軍書是也山谷以為永與少時書恐是

臆說

近得書兩帖　兩帖俱當出代書人手不〻〻當如施作不一一劉顧釋作不具未是

濶別帖　山谷云濶別以下九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長睿云濶別帖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　按此帖詞致纖妍當是宋齊後人語不類晉人吐屬長睿鑒是山谷以為永禪師得意書亦是臆說

旦極寒帖　絕似官奴蘭亭後面追尋傷悼雖稍縱要

皆是右軍極筆

虞休帖　此亦偽帖與前日月如馳等帖同出一手米黄不著失之逵劉作連近是顧作患非

建安靈柩帖　何屺瞻云按絳帖平此帖墨蹟在王順伯家傳寶有緒右軍帖傳至今者祕閣尚有二十餘軸多唐人鉤臨聞此妙迹恨未得見嘗見墨本頗勝官帖也　永惟下寶晉帖有崩字此當由摸搨脫失無由言苦告字張作告或作昔作嵌皆非劉顧釋作

苦最是聖教序無苦集滅道苦字從此摸去也扣當

是如劉作報張作批誤

一日一起帖　元章以此帖為張旭書長睿云米論多以草字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槩求之理恐未竟僕謂此及下侍中敬豫二帖皆當出代書人手與前夫人平康等帖正同　所劉作顧或作欣皆非顧作顧近是

侍中帖　侍中書〻中書二字直下顏魯公論坐藁刑

部尚書上柱國書上二字六曹尚書曹尚書三字祖
之書下一點劉顧皆作書書不可通按古帖凡帶下
一點皆作白此當是侍中書白言侍中有書白涂侯
危篤也涂當是涂姓也顧釋作徐非
敬豫帖
敬豫王恬字也小字螭虎丞相導子淥劉作
淥陳作像施作豫施釋正顧汝和云書法豫旁予字
作ㄣ二卷王珉第四帖卿可豫此卷潤別帖想清豫
及此敬豫帖七卷長素帖得敬豫俱如此法當以不

疑

清和帖　右軍草書無不中規合矩此帖字多荒率格亦不遒當是僞書米老目為真殆過　適乃劉作吾施作知俱可疑當由摹有失筆想二哀舊作庚或作康顧作庚顧或是速王劉顧作王或作至至或是下無所王同大段此帖摹搨多誤

追尋傷悼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字勢圓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

子輩耳大令壽四十三無子與此不合按右軍七子玄之早卒意當是玄之卒時語　一旦哭之當作哭或作失非快雪堂作尖竟似尖字尤非　但有酸塞當是酸塞或作毀按首筆作畫以酸為正

子嵩帖　長睿云此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按子嵩逸少伯父行帖云子嵩之子則是同時也長睿誤至謂非逸少書則不刊之論矣　治小二字未詳劉顧作臨川亦臆決

袁生帖　文衡山云此帖曾入宣和御府即書譜所載
者五璽爛然其後贉紙及内府圖書之印皆宣和裝
池故物而金書標籤又出裕陵御筆當是真跡無疑
舊藏吳興嚴震直家震直洪武中為工部尚書嘉靖
間歸錫山華中甫刻真賞帖摹搨精良出淳化上按
此帖真跡今在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嘗從借觀與
真賞帖所刻不殊毛髮信真賞為有明第一佳刻也
按張彥遠右軍書記帖末尚有弟豫須過之大事得

其書無己已二謝云秋末必來計日遲望萬羸不知
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日決其共為樂也尋分且與
江姚女和別殊當不可言也凡五十九字真跡無之
然彥遠所録宜不應有誤想由後半失脱耳　謝書
〻〻當作一一顧作具非已還末顧以閣本末字不
出頭當是樂按真跡末字正出頭乃閣本誤耳至到
之懷劉誤作則參所也張彥遠右軍書記作吾所盡
也或作無末是

想大小皆佳帖　此帖摹搨多失誤知宴劉顧俱作知實可疑抜書法當是扶扶或是人名故云有時嘔食也劉顧俱作然亦可疑ふ〻主若作不已則點連上字主當作王若以點連下字作至則ふ〻或當是不一又不字右點多一曲俱由摹搨有失爲家舊作倉猝亦可疑䆮或合二字作覆非礿散服首多一折當是一服散舊釋俱失之附厘顧云欒名即苔也又可作紙南人呼為側理如君告如字亦有失筆

太常帖　領軍當如顧作領軍劉作鎮軍誤司州以爲平復以當是比劉顧作以非大奴以還吳以當是已右軍書多書以爲已吾於前奉對帖已詳之或作比誤

司州帖　公私之望一本之下失一波泉本全得乆等書乆當是犬古人書多以右肩上點連畫并書如求作求之類不可一二數令楷書猶獨等字犬傍作犭可見舊釋誤作大　帖末太宰中郎四字與本帖字

形小異當是署所與書人款右軍帖多有如山陰張
侯謝二侯之類古人凡與人書多不書所與書人款
其有款者葢偶爾今人處處有之又古人凡與人書
多以已名置所與書人之前言其人致書於其人也
今人多倒置
得里人書帖　乃里人當是得或誤作卿以日當是比
日與下以此為至患以字不同䛐中䛐字或作䪥步
米切股也或作骭遐諫切脛也按帖右旁干多一折

當是髀

疾患帖　此帖米云偽按筆雖稍縱然故清古與卷前諸偽帖不同長睿謂此下節日兩帖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唐人縱筆臨倣僕謂此三帖亦猶是

想弟帖　前子嵩帖長睿以為非逸少書此帖筆法正同乃米老目以為真而長睿不加駁正何也　不果伇當作復顧作役亦通然文義當是復也或作後非言想弟必見過得蹔寫懷若不果復來則斯欲難冀

臨書但有歎息耳　所欲當是斯欲顧作期欲非以

成此書當是比成此書書既完以此一字似以故重

加點別之顧作似非

節日帖　災雨劉誤作兩

僕可帖　長睿云廿日羲之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

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摸搨也係可耳

當是僕米作餘一作深皆非

定聽帖　自疾患至此五帖皆偽元章但云已上三帖

則始終以想第一帖為真矣失之

重熙書帖　此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後書先是北中郎將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除曇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揚等諸軍事帖云荀侯疾患想轉佳荀侯即荀羨也羨以疾徵還朝廷即以曇代羨右軍意不欲之故云得勉此一役當可言也曰當是得劉顧作自非勉即免字大令阮新婦勉身得雄亦作勉末云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

可處理十二字句言我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有可
處之理益曇為右軍妻弟愛之甚故憂之深後果以
與賊將傳末波戰不利降建威將軍尋卒右軍益憂
其必敗故云如此甚可憂也〻時文義當是令時筆
偶失耳顧云當作令誤　何屺瞻云王本荀下有足
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刻二行十七
字按此於上下文義不屬當是別帖語誤入此耳
二謝帖　同〻當是同之下一點特重正是之也顧作

同同非知書當是知爽孫過庭書譜終爽絶倫之妙

亦作書顧釋作春恐未是方回郄愔字知爽亦必是

人名今不可考矣　元章云已上二帖真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二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晉王羲之書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獨此卷僞書頗少然亦已參半矣如初月以下四帖荀侯佳近脩小園子等帖矇瞽亦知其僞至以智永一帖濫厠其間則又謬妄之

甚者矣其他諸帖句摹失誤處十帖有九通法帖十卷句摸多失而此尤甚又十七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尚且首尾衡決字畫如此他更何說不知侍書當年何緣草率乃爾

秋月帖　秋月帖羸疾下當是問字黄山谷以為而字失一筆文義是矣帖殊不爾觸暑遠涉觸字甚明山谷誤作冒而以為多一筆皆失之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亦非

桓公當陽帖　桓公者桓温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春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當陽者是也温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水遂入洛方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必能克敵故云久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謨數議防守甚有算略為國倚重以永和十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篤也顧以蔡公為謝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元八年遠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封

蔡公決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溫北平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不行故云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桓公摧冦罔不如志兩帖此云久當至洛則尚未至洛當在兩帖之前也　蔡公公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偶誤或摸搨有失大觀改正慮字此摸正大觀誤

謝光祿帖　大觀以此合上為一帖按此帖語勢實援上來即非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今年彫落可哀歎即

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意　二朝奄忽顧以上一畫重上念字下一畫作一朝鑿甚三朝奄忽者言昨夜仁祖委篤令復光祿垂命所謂亦垂命也謝光祿未詳

祖暑帖　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寛割晴三字摹搨有誤晹當是晴或作情非省〻當是省苦施作告非帖中〻〻顧多釋作具此帖遺不具正作具具則知凡書〻〻者之當為一一不

疑也

長素帖　一行十字當別為一帖適行盡劉顧遂合下得敬豫為一帖非小大或作小大誤大佳二字亦摹失當是不甚佳也

敬豫帖　故進退切字中失一轉摹搨誤也

知念帖　以居職以字中失一筆乞當是益或誤作蓋

右軍書字字左規右矩然中自有龍卧虎跳之勢此帖專謹有餘飛騰不足恐亦出代書人手與前卷牢

相安和等帖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米黄二公但能鑒彼之非真而不知能知此之為偽猶是一方之見

長風帖　壯温詒字左傍似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絶官閣本摸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謝生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筆法一同惟在山之下八卷多一下字可歎之下八卷多不審比出二十字

初月帖　米云此下四帖皆偽山谷云四帖語不類晉人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别者耳長睿云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羲之皇〻　施作呈耳一作皇皇皆非劉顧作皇恐亦未盡當是皇恐皇恐

時事帖　黄山谷云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厠阿堵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官吏不東

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文義為安此摸誤言言當是言敘鈎摸小失耳一作欲非

前從洛帖　明府定是明府無疑末頓首字摹誤　以上四帖米黃諸公多鑒定為偽然與第六諸偽作不同前太縱横而此則柔弱專謹故當别出一手耳

寒切帖　寒切劉作寒切為是筆帶上來又鈎摹小失故有似忉耳顧作寒忉非懸情懸字鈎摹亦誤不不當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長睿云昨見君帖亦然葢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語厠其間可知其僞　按長睿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僕謂此後唯承足下還來已久茍候佳僕近修小園子三帖不問可知其僞得告承長平帖筆力短淺餘六帖與右軍一同故當是真即昨見君一帖詞語雖不屬然

與十月七日帖不同彼為集書顯然可見此猶無據古帖多斷續不可讀未可遽以疑此帖也　亐又當是叔兄或作甚兄非或作七兄更非注以當作信比顧作信次非元　當是二兄前有叔兄及從弟知此當為二兄也劉顧作充亦非

皇象帖　王弇州云勿三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右軍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章草故促之勿三也

遠婦疾帖　遠必王謝子弟名前卷有遠頃異多小患

帖後有得遠嘉興書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想

々當是想一一劉顗作具非

阮生帖　此是偽書與宰相安和等帖同出一手筆力

縱逸少右軍安和之度　安字鈎摹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專謹中時露縱横與後省侯佳

帖同是一手偽作而米黄諸公皆未之省蓋偶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首云字大觀有上一點顗誤以

為失平百餘里一作生誤劉作里亦非顧云當是武
字言相去不過五十餘步耳少作二字鈎摹有失不
大觀改正作甚山谷作小船或作甚恒一作所恨皆
未可定闕疑為得不ち憂卿當是不大劉顧作不甚
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三行當别是一帖舊釋以行盡誤
與上合
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瑣與前知念許君帖

同一手偽作　帖中字勾摸多失平患念白再凡五字皆有失筆患去當是患若劉顧作患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嘗與右軍書敬和棲託好佳重熙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帖筆法不類當別為一行葢此書與謝二侯故列欵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之類張彥遠以此三字別為一帖非也古帖凡書人欵書法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往往有之後擇藥帖同此

省飛白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僞帖　省字闕目大

觀泉本目全泉本首行字多闕

得丹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

楊友事復行當作反事言辦事始還反便復行也顧

云當作友非遲面〻〻當是一一劉顧作面具非

大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為謝幼輿按鯤以

卒官後追贈太常卿不得云患脾僕射謝仁祖也永

和中拜尚書僕射　懸詠當是懸竦劉作懸疎非庶

右當是應有以行盡故兩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向亦得万書帖　備半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摸
失筆此與下賢室委頓帖當是一時書詞語多同筆
法亦相似万謝万也牀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早旦秉涼行劉作且是顧作旦非
賢室委頓帖　此與前每念長風帖有褚公摸本在吾
邑虞大理玉雪家吾宗損齋先生以摸入鬱岡帖中
狀貌與此同而精神筆法迥絶以官帖視唐摹無怪

張伯雨有土苴之誚　何以決爾決當是便筆偶出
耳大令外甥知問帖郗新婦更篤更字亦如此劉顧
作使非乃得友當是發或作友非安石謝太傅安字
也注劉顧俱作潘屺瞻云當是往字存疑為可以語
張令正是以一作比非
多日不知問帖　以一劉作昨問最是顧作比問非一
作比門尤誤此二字鈎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自為一帖適行盡耳劉顧連

下為一帖誤

當力東帖　東治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諸尤非帖本作無縁劉誤作吾縁省苦當是省苦施作告非米以當力以下為僞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別為一帖矣

舍子帖　信字泉本失上一點劉誤作欲顧作舍為是　舍子帖顧云帖末許下猶空半字與下四紙飛白應為二帖大觀合為一誤耳

飛白帖　褚河南摹本墨跡合上賢室委頓六行爲一帖不惟筆法相同并今送致此四紙文義亦貫官帖誤分爲二

月末帖　遲見君君字鉤摹有失

鄉里人擇藥帖　擇字鉤摹有失發䒭與十七帖似夢中語䒭字正同劉施俱作簡誤十七帖致爲蕑隔也䒭字草下少一折知此之非蕑也莫䒭劉顧作莫與可疑當是公字或作有作即作可尤非

昨見君歎帖　此與上知念許君飛白等帖同是一手

僞作　劉施正作昨顧作所非汝一作後一作復

皆通汝周定是德周顧作值周非俱汝當是俱治與

前當力帖東治道筆法正同山谷作臨顧作詰一作

謁皆非言與弘遠俱治故疾患得小差也字懷當是

寫懷末筆摸搨失一折耳

承足下還來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東坡云足下

還來帖其後云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

此代申唐末以後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
偽造永禪師書耳山谷云倘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
非右軍意書札亦相遠甚是智永書之不臧者劉次
莊云此帖蓋太宗取其書類右軍遂參次其間所以
貴之耳太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
永字耶邪子愿曰行李帖智果書果字省筆乃押字
劉次莊誤作智永僕謂此帖語既凡鄙字尤惡劣不
但非右軍書亦斷非智永文皇書學最深豈不識字

至此乃以智永參次右軍間耶要是王侍書草率茍
於書成故不復省視耳智永智果亦不足深辨也
已字鈎摹有失子劉作別顧作早俱可通或作子於
文義未合未知果劉顧俱作智永邢子愿作智果俱
未可定存疑為得

雪候帖　吾患顧作吾患為是劉作苦恐非泉本作吾
則又以劉釋為正矣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弘遠帖　弘遠山谷作弘遠為是昨見君歡帖有弘遠

俱治語知此之當是弘遠也而書作知竟似知故顧作知恐是鉤摹誤弘遠王粹也見嵇含傳前有遠婦疾得遠嘉興書二帖皆當是弘遠也　以按草法當是頃劉釋作須則左傍應多一點顧作次於書法不合一作江亦可通右軍江生佳帖江字亦如此

荀侯佳帖　以企惶文義當是深疾書時偶失轉筆故有似諄及淳耳安西西字作襾乃俗書右軍俱作西叔當西耶得安西六日書無有作襾者顧作好非明

云當如長睿作明公顧作那可非丞或作遇或作里可疑ㄅ疑是介顧作令非　元章目此爲僞作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初月帖按初月帖筆猶嚴謹此更流漫與後僕近修小園子同風力故出初月下

知君分住帖　此帖事俗語俗筆俗其僞不疑米黄諸公皆不見及何也　又與前丹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或作友非

且反帖　修內司帖闕首行十一字不〻〻當是不一

一劉顗作不具非

深以自慰帖　理有火斷當是大斷匪直文義應爾書法亦的是大顗云書法當作火非了了示問當是一一示問顗作具示問非

晚復毒熱帖　長睿謂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為唐文皇所臨所鑒良是卞永譽少司寇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真蹟字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意態無不沕合並以佳下闕九字後尚有中冷一帖及文皇示虞世

南勑并世南報奏意長睿當時曾見此書故斷然目此二帖為文皇臨也然愚意旦反想至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法深謹與自慰毒熱兩帖絶相類無右軍龍翔鳳翥之勢亦當斷以不疑耳　何屺瞻云王本作日午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夷冀涼言散帖本作言散顧作意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目為偽蓋據末耳字縱絶右軍從無此法故斷以不疑耳僕謂此帖筆法淵

潤與前旦極寒追尋傷悼等帖同唯末耳字筆法全

異文義亦復不屬當由集書時有人於紙尾縱筆作

此一字王侍書不之省故誤摸入耳　羲之上大觀

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長睿云處動靜以

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

殊愚按此一十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勢與後迥

殊文義至行往希見與下不屬當是一帖中五行至

餘可耳文義已盡下得華直疏又當為一帖前兩帖皆適當行盡又筆法略相似故不復省覽誤以為一耳要知此三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踈慢狂縱全是俗筆而目為右軍父子污衊罪過　以之處當是何公劉顧作比二非故之當是一一言何家動靜一一皆知也或作故與亦通劉作故之顧作故故皆非慶丞文義筆法皆當是慶慰下永嘉丞亦同或作至亦非及似劉作反側大觀同之反字句摸有失耳

顧作及比恐非華亙當是華直劉作宜非何以帖明作似或作以非未以帖明作未得或作行非

龍保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摸入而龍保帖遲見下失九字多一之字離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誤出第五帖愛為上之下愛為上帖前失兩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為右軍烜赫有名之書而首尾譌闕叅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見者舛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端增入之字與前羲之白下增耳字

正同亦可證僕謂耳字為後人增入精鑒不疑也

清晏歲豐帖　安世鳳云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

或作有異產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豐一鄉是何言

語況并出亦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

一乏也始涣然明了葢所出者地所產也所有者非

地所產而聚於此者無一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强

右軍帖如此處多有　歲豐劉顗正作歲豐施作無

非所及唐摸真跡作出淳化誤作使

朱處仁帖　何在劉作何在亦通然按草法當以所為正取荅荅字真跡旁注故字差小淳化誤摸入行耳

愛為上帖　為上當是為上劉作退非々逹或連上行至吳作吳會或連下違離作念違離皆可通逹文義當是違句摸失耳雪谿堂古刻正作違或作連誤

七十大慶堂帖　汝即岷字領即嶺字稧帖崇山峻領正作領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真跡所謂鳳翥鸞翔左規右矩之妙具於此見之不知王侍書當年何所

見遂生去取其間且不過此數帖已半脫誤乖舛即

其存者又復句摸失真比之唐摸相去千里不謂草

率乃一至此可惜可怪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晉王羲之書

此卷僞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摸失誤處亦比他卷

爲少

小大悉帖　長睿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縁不多亦近時

語按此帖筆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摸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怪怪字施作惟顧作惶汲海汲汲字黃作臨顧作諮死勿勿字黃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是比來顧作以來亦為當是賓禽王略帖賊重命想必禽之為字亦如此顧作賓命承問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不耳當是故尔耳或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為定　卞公陳云卞壼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

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秋翼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没右軍深痛惜之故於庾稚

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意蓋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摸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橫波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有橫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上不同又以此下頃為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為得　當字處叛字鈎摸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巳通作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宜當是觀望摸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是乃左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耳一作者非一日一芨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亦字末筆疾引下當是不一一而鉤摸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别為一帖尒或作不非

轉佳帖　亦自勞弊亦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一點皆鉤摹之誤或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或字皆如此一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〻當是力不一一劉顧作具非𣊬〻丶當是義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散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晉度

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四行當别為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奭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偽作　洼劉顧作往一作德洰劉作作洽一作論俱未可據以為定兩存之

發瘡帖　不写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彖之

乀當是羲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承之字疾筆牽帶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為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愚謂此帖韻遒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從字順者疑非右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然

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

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為久而卷舒恐致背絹絲文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云喬說非是古人寶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靖二十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賢院印又鵞溪黄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

得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其非僞作無可疑矣　力不〻〻當是力不一一劉顧作力不具非

賢内妹帖　夊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知字作㐰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爲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作㒳此作兩則是兩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兩兩字正作兩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郄曇為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兖等州軍事此云重熙旦便西與别蓋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澗轉久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為偽按此帖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是　知足下常回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示〻明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義之頓首字悵然下亦

有義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曰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温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灸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

如此末云自必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說者耳
鐵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自梁人決知非也　阮
ゑ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或作既
月尤非汎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
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大灸不得力黃作大惡
顧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摸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

不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摸少一折義字摸誤刻下行短當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温未入洛前語

丘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丘彦遠帖録云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蕺山今為

戒珠寺隸山陰庸非此宅圖邪卌敘四十字并也劉
誤作州畝徐澄齋誤作卅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
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
合下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別
為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遺書帖　喜慰〻〻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

連之亦二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六此作与則
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之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
誤今日文義當是今日非緣摸誤即書時偶多一折
耳作令非了王劣之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
作卿亦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
劉作似顧作比皆非採系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
失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想不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乃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逗非名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迴與上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誤也不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而字不合作葢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罔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耳要之皆是僞帖

獨坐帖　果玄按書法果玄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妻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

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遷
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
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
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
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
無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
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兄劉誤作見云當

是督劉合上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黃甘帖　三夕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顗誤作二百舡信劉顗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云信遂不取答言使者不取答書也後世始以信為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雨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為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益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益聞其病少瘉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首尾　不乞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〻至字似王字當由鈎摸少誤不〻當

是不一一下還具正作写則知此之當為不一一也

劉顗亦作具非

取卿女聟帖　汝和云聟壻同干禄字書聟聟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施誤分作知耳兩字沬泉本作沐大觀同経當是腫不當是不言腫休不今何似甚耿耿也劉顗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其跋秘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

雅定非右軍不能米黃所見皆臆決無據故一人而
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
果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施劉誤合作幾
乞々或作區區面刂顧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
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
述先為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弔遂不重
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稽苛急

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捋辭郡時與人道情曲如此非與述也長睿遂謂逸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領峨眉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摸

多誤自行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摸正舍逸行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久人事請託米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作北都長睿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意始終恥為懷祖下耳自行人失辭為時流所笑於是始為書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絕也未忽或作未忽或作未見皆可疑小為差字上作竹頭

亦誤米元章謂不差毫髮末之細審耳以當是須劉

誤作須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二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　泰